

采访手记

在北戴河休养活动中，马兵出现在了劳模队伍里，笔者抓到了与他面对面采访的机会。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彼此却没有一点陌生感和距离感。一见面，他东北口音和一身休闲装扮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尽管马兵与马恒昌的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，他却一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“光环”和“方便”，要想进马恒昌小组，一样要经历层层考核，要想在小组里有所作为，一样要拿真本事说话。甚至在刚进厂学车工时，马兵遭到了不少疑惑的目光，至今，都印在他的脑海中，难以抹去。

马恒昌在世时，马兵年龄尚小，他与爷爷相处的儿时记忆并不那么深刻。甚至，连和爷爷的一张合影都没有留下。但马兵与马恒昌小组，与“老组长马恒昌”却紧紧联系在一起，直到今天。马兵常说，“在我们厂里，大家都以老组长马恒昌为榜样。”采访中，马兵总把“兄弟”和“家人”挂在嘴边。“害怕自己的兄弟掉队，不想让班组现有的任何一名成员离开马恒昌小组。”不管是在外面参加劳模活动还是技术交流，马兵都盼着早点回到组里，“和兄弟们在一起，感觉最舒坦。”

想和家人一起旅游一次是马兵心中最奢望的一件事。“这些年对家庭的亏欠很多，父母的岁数越来越大，需要照顾，女儿也越来越大，需要呵护，我作为儿子、作为父亲对他们亏欠很多，如果有机会，想带他们去外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”家里的事情马兵从来帮不上忙，他也只能安慰妻子说：“现在你负责家里的活儿，等我退休了，这事情都由我来做。”采访最后，笔者问马兵，“今年你37岁，现在是马恒昌小组的组长，是否想过，有一天，你会离开马恒昌小组？”马兵踌躇了一下，回答说，“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一天，如果可以，我想一直待在这个班组，因为这里有爷爷留下的足迹。”

责任编辑：李元程
新闻热线：(010)84151093
E-mail:workersdaily@sohu.com

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第一个跳进洪水的是劳模

□本报通讯员 晋波
本报记者 彭冰



8月19日上午，吉林省白城市劳动模范毕兴来，正在嫩江边哈尔滨水库护坡，突然有职工高喊：“不好了，19号段脱坡了！”此时，洪峰正以每秒8260立方米的流量到达江桥水文站，使镇赉县面临着1998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。52岁的毕兴来火速带领身边职工跑向19号段，转眼间，脱坡面就达20多米，堤坡发生裂缝，土体下挫滑塌。“如果不及时堵上，塌方面会越冲越大，瞬间就可能出现溃堤，数万村民、数十万亩农田都将面临灭顶之灾！”毕兴来扑通一声跳进洪水里，大喊：“给我大锤！”见状，其他职工也跟着跳进洪水里。8月14日晚饭后，镇赉县劳动模范、渔场职工刘树友，抽空跑到哈尔滨水库大坝外侧，查看自家的160亩鱼塘——再有一个多月，里面养殖的鱼就可上市了。不一会，天空中电闪雷鸣，大雨倾泻而下，刘树友接到电话：“团山子2100米大坝严重危机，全体职工跑步救援！”毫无疑义，去救公家的大坝，自家鱼塘的鱼就会在水漫过拦水坝后外逃。但刘树友无暇多想，顶着六七级大风，扭头向团山子大坝跑去。扛沙袋，运护桩，风雨交加中，刘树友带领50多名职工在现场用勾机打了上千根护桩，码了上千袋沙袋，嗓子喊哑了，手也磨出了泡，大坝终于保住了。

8月20日，水库职工、白城市劳动模范满新巡时发现，长山包围堤上一处鼠洞引起管涌，堤坝内侧出现漏洞，水流很快将鼠洞拉开了一个直径1米大的洞。“如果大坝决堤，周边20多万农民、60万亩农田将被淹，月亮泡水库1000万公斤成鱼将外逃，经济损失可达数亿元！”满新巡带领同事投入战斗，但因水位高、压力大，沙袋投进去就没了踪影。“用钢筋、石块！”万分危急中，满新和同事们争分夺秒地填补塌方，经过10多个小时奋战，终于堵住了管涌。

(漫画 马)

“我是马恒昌的孙子。我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其他人都看在眼里，也会把我和爷爷马恒昌比较。所以，我要在工作中做出表率，不给爷爷丢脸。”

——全国劳动模范、齐齐哈尔第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马恒昌小组第18任组长

续写爷爷的传奇

□许梦醒

那是3年前的一个镜头：齐齐哈尔市革命公墓，敞开的铁门里，一座白色小楼散发着远离尘世的气息。马兵在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女儿陪伴下，跪在马恒昌的灵前，磕了3个头。“爷爷，我也当上全国劳模了。”

接过爷爷的接力棒

2012年2月，36岁的马兵身着蓝色工作服，站在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院内马恒昌塑像前凝视良久，然后郑重地拍了一张照片。这一天，他成为马恒昌小组的第18任组长。

1949年4月28日，马恒昌小组正式命名，那时马恒昌42岁。63年，历经岁月的打磨和时代的洗礼后，马恒昌小组倔强地延续着变与不变的传奇。

马兵——马恒昌嫡孙，接过了爷爷的接力棒。马兵走过了比别人更艰辛的路程，一路淬炼，一路成长。“遇到艰巨的生产任务，我也会抱怨，为什么越难的活儿越交给我干？但是，一抬头，就能看到厂区正前方挂着的爷爷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。”每当感觉苦、感到累的时候，马兵就对自己说：“因为我姓马，是马恒昌的孙子，我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其他人都看在眼里，也会把我和爷爷马恒昌比较，所以，我要在各个方面做出表率，不能给爷爷丢脸！”

马兵是马恒昌最疼爱的孙子，爷爷在世时每次外出都会带礼物给他。

一次，马恒昌外出归来，放下皮包就匆匆赶去了厂里。马兵以为这次爷爷又给他带了礼物，便偷偷翻看了爷爷的皮包。谁想到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切刀、卡钳之类的工具，马兵便当做玩具在院子里挖起泥巴。爷爷回家后，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，为此，他还被母亲罚站了一小时。

当时的马兵并不理解爷爷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火，直到多年后真正从事车工职业，他才知道，工具和量具都是精密仪器，对车工来说，这可是吃饭的家伙啊！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马恒昌的名字在全国家喻户晓。总会有人问马兵，“你是不是马恒昌的孙子？”

那时，爷爷每次从外载誉归来，学校会组织学生到火车站列队迎接，再到厂文化宫进行汇报演出，马兵就是迎接队伍中的一员鼓号手，“小时候对劳模完全没有概念，只知道爷爷回来了，获得了荣誉了，我要吹的卖力气些，欢迎爷爷。”

1985年，重病的马恒昌从北京回到齐齐哈尔，住进了医院。那一年，马兵9岁，记忆中，父母会在周末带他到医院看望爷爷，剩下的，包括爷爷过世时的场景，在马兵的回忆中都是模糊的。

1994年，马兵从技校水暖专业毕业，分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集团动力分厂。报到第一天，领导看了看马兵，没有说话。质疑的目光让马兵久久难忘，“当时就下定决心，要学好车工这门手艺，给他们看看，我一定能干好这个工作。”

2004年8月，马兵以优异的成绩正式进入马恒昌小组工作。

有人说，生活是个圈，即使错过，也有再相遇的机会。作为马恒昌的孙子，马兵与车工专业的再次相遇，让他真正走进了爷爷的世界。

小组成员在一代代地传承

如今，马恒昌小组的生产技术和所用的生产设备，已经远远超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。虽然爷爷孙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，所面临的挑战不同，但从马兵身上，依稀看到马恒昌当年的影子。

“喊破嗓子，不如做出样子”，这是马恒昌经常说的话，也是马恒昌小组成员一直沿用至今的座右铭。提高技术，攻克难关，怎么会不遇到困难？但是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的字典里都没有“放弃”二字。

2011年，公司与世界先进压力机设计团队汉克公司合作，马恒昌小组承担了大部分高精度零件加工任务。在加工关键件拉紧螺栓过程中，由于工件尺寸超长，超出设备加工极限，难度非常大。马兵不讲困难，只想办法，反复尝试，带领小组员工最终解决了问题。

如今，马恒昌小组成员平均年龄在38岁左右，公司为鼓励技术进步，为小组提供了十几台数控机床，每一台价值都在十万元以上。良好的发展平台和职业晋升空间，让厂里的工人都争着想进入马恒昌小组。

“爷爷留下的是吃苦耐劳、踏实肯干的精神。”马兵说，“这种精神是靠小组成员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小组的活儿大家干，小组的事儿大家管，我进组的时候，师傅就是这样教我的，我也是这样教自己的徒弟的，我的徒弟也会将这种精神继续传承下去。”

荣誉属于马恒昌小组

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，这件事在马兵的人生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当大巴车将进京参加表彰活动的劳动模范拉到京西宾馆时，马兵觉得一切都像在做梦。“听父亲讲过，爷爷从前进京参加会议就住在京西宾馆。”

当他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接受表彰时，爷爷经历的一幕幕似乎真实地还原在他的眼前了。

(书法标题 李法明)

人物点击

29岁的扈海安是柳工机械公司最年轻的全国技术能手，对于成功他的阐释很朴实——

“来柳工就是冲着学技术”

□本报记者 庞慧敏 通讯员 杨柳 江倩



第二天，记者来到生产服务中心，厂内机器高速运转，火花四溅，虽然工作区域内有电风扇，却依然挡不住酷夏的“热情”，跟在扈海安的身后，记者清晰地看到他已汗流浹背。暗地里，扈海安被同事们称为“狂人”，为了工作可以不要命。因长期不能按时吃饭，扈

海安患上了胃病。

一颗认真的“螺丝钉”

扈海安在生产服务中心就像一颗螺丝钉，哪里需要他，他就往哪里钻。记者一路尾随扈海安，一米七的个头儿，在厂里灵活自如地到处窜。一旦自己的工作完成，扈海安便在厂内四处走动，看看其他同事或者自己的徒弟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从来没看到他闲下来。走进扈海安徒弟的工作区域，一阵阵空调吹来的风凉飕飕的，记者发现这里简直是

汗水湿透了他的蓝色工作服，豆大的汗珠沿着安全帽的帽檐往下滴，一张娃娃脸憨笑可掬。“您好，我叫扈海安。”看外形，记者绝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朝气蓬勃、活力充沛的“邻家大哥哥”，居然是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最年轻的全国技术能手。29岁的扈海安是生产服务中心的一线车工，主要负责装载机零部件的加工。“这已经是他在厂里的第7个年头了，他现在每天都很忙，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从未听他叫过苦喊过累。”团支书刘传英说。

“柳二代”的技术梦

“人活世上为了一口饭，这口饭还得靠技术，来柳工就冲着学技术，技术才是我最想要的。”扈海安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平静的面容下隐藏着多年的心酸。

扈海安也曾做过大城市梦，高中毕业后，他独自来到广州，为在这座城市闯出一席之地，他在玩具厂、针织厂呆过，在流水线上粘过纸盒，“没有技术，一辈子去哪儿都得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力活儿。”

在扈海安考虑学一门技能的时候，柳工正好招聘一线技术工人，作为柳工二代子弟，扈海安毫不犹豫地回来了。

“现在工作有了，家庭有了，荣誉有了，我最想要的技术也有了。”扈海安乐滋滋地说道，小麦色的面庞露出一口白牙，显得格外阳光和满足。

技术疯子 工作狂人

交谈中，记者发现扈海安说到技术，便像打了兴奋剂一样，脸上乐开了花儿，神采飞扬，侃侃而谈，妙语连珠。相比之下，记者听得一头雾水，只能傻傻地听着他说完。扈海安也意识到记者的不解，挠挠后脑勺，故作苦闷地说：“那你明天到我们厂里亲自体验吧！”

服务中心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扈海安调皮地对记者说：“你看我徒弟工作环境都比我的好多了！”当徒弟拿着图纸过来问他的时候，扈海安转而变得很认真，一点一滴地给徒弟讲解，亲自示范如何编程序，并蹲下身观看零件的打磨情况，一丝不苟的态度跟之前戏谑的态度判若两人。

不一会，车间领导拿来两个零件，扈海安马上凑到领导跟前，在得知是需要紧急给这两个零件铣面后，他毫不迟疑地拿到自己的工作区域，手脚麻利地10分钟完成了任务。

工作中扈海安严肃认真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，因为机器会飞出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的铁屑，扈海安总是离机器一米远站着，还跟记者开玩笑说：“幸亏咱俩都是近视眼，戴着眼镜，铁屑飞不到眼里。”

记者常规地问：“有没有被烫伤过？”扈海安突然挽起袖子，掀开衣领，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我身上的小黑点都是这些铁屑的杰作。”

为能更快、更完善地提高专业技能水平，他主动要求参加各类技能大赛，甚至为了能在比赛中勇夺佳绩，还延迟了婚期。

别人问他难道工作比家庭还重要吗？扈海安淡然地回答：“我也很爱我的家人，但我不能辜负公司对我的栽培。”